

理論、批判、思考

吳建亨*



我在臺灣求學一直念外文相關科系，外界對外語系的認知大概停留在英美文學、語言學、英語教學等項目，我念碩班之前也抱持類似想法，在清華大學外語系念書時自己表現最好的學科是句法學，但除了句法學之外，其他語言學領域也無過人之處，因此畫了一年的樹狀結構圖後毅然決定轉換跑道報考外文研究所文學組，經過一年的準備順利考上臺大外文研究所，在臺大外研所修課期間接觸理論課程後才讓自己的學術志向有了轉變。

外界常將外語系的訓練簡化成語言技能的訓練，但外語系對我的意義除了扎實的語言能力訓練外，更重要的是當代思潮的傳遞。這種傳遞不是橫向的移植，更不是缺乏批判的崇洋媚外，而是透過不斷引介新思潮讓自我面對不熟

* 國立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悉、不確定的事物時不以排斥的態度回應；而是反思自身，讓思考因異質性而不斷地生成與蛻變，避免同溫效應而僵化或體制化。這或許是我進入研究所得到的最大的收穫，在那邊學到的不只是各式新穎的理論，更重要的是學習到一種理論的態度：不斷地將思想推向極限與困境，讓思想經歷試煉不斷再造。換句話說，所謂的理论不單純只是一套系統性的知識，更是思考的態度；理論的思考不只幫助我們了解一個現象或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的是懸置大眾習以為常的規範或視之為所以然的價值。因此，理論思考的不是「這個」或「那個」現象，理論思考的是思考本身。

畢業後趁著當兵有近兩年時間準備出國念書事宜，因為碩班期間對精神分析很有興趣，論文也以精神分析為主題，因此博班選擇學校時有強烈意願想跟隨當時在紐約城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的 Joan Copjec 教授（現任教布朗大學）。後來與教授討論後最後選擇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比較文學系，UCLA 比較文學系除了有合適的師資能夠滿足我當時對精神分析的興趣外，招收我的史書美教授對臺灣研究的關懷讓我在研讀西方理論之餘也能思考理論的學習對臺灣研究能有什麼貢獻。現在看來很慶幸當時的決定，對我思想的養成有重大影響，雖然目前魚與熊掌兩者仍無法兼顧，研究方面仍需以所屬學科為主，但希望未來能夠有更多時間致力跨領域研究與對話，為彼此激出更多新火花。

在博班研讀期間我也積極參與另一位指導教授 Kenneth Reinhard 創立的實驗批判理論學程（Experimental Critical Theory Program）。基本上學程運作的模式如下：每學年的冬、春兩學季開課，每學季設定一個主題（例如，「人類」、「共群」、「主體」、「精神分析」、「哲學、藝術、政治」、「馬克思與共產主義」等），每季的主題雖有不同但會與上一季主題有相當程度的延續，而授課人選方面則廣邀相關領域具影響力的學者。課程安排上，前幾週先會以與學程合作之相關系所師資組成的團隊帶領學生對該季主題做相關閱讀與討論，讓學生能夠先熟悉議題背景與重要性，接下來安排來自各地的學者針對該季設定之議題進行演講、授課與討論。為了避免授課人選時常輪替為整體規劃帶來不穩定與鬆散感，學程經過幾年的運轉後也慢慢形成一個核心授課團隊，例如 Alain Badiou、Etienne Balibar、Slavoj Zizek 等人幾乎每年都會花幾週時間參與。整體而言，學程在議題設定有若干核心關懷，授課人選方面也有穩定長期合作的知識夥伴，以此基礎向外延展，與其他學者或學派進行對話或辯論，讓參與者能吸收各式不同觀點，豐富討論的深度與廣度。

這樣的安排不一定有立竿見影之效，以我自身參與四年的經驗，我覺得議題緊密聯扣與循序漸進的方式有助知識座標的形成與扎根，也奠定我現今研究方法的主要模式。在撰寫科技部專題計畫時，我會先選擇一組長期關懷的概

念，再從這些概念中抽絲剝繭分析其內部的各種向度與彼此可能產生出的關係，然後設定幾個我認為比較重要的議題，探討這些議題在不同學派論述中呈現的面貌與可能產生的意涵。例如我目前的計畫是以時間／政治為主軸，除了追蹤時間與政治在歐陸哲學思想系譜的演變外，也試圖區分「時間的政治」與「政治的時間」之差異，後者建構一種更具解放維度的時間觀，讓政治的時間存在於歷史卻不屬於歷史——或，如班雅民（Walter Benjamin）所言，能在歷史內部打破歷史「同質與空洞的時間」(homogenous empty time)。當代歐陸哲學有許多理論家都朝這個方向思考時間與政治的關係，然而各家思想發展的脈絡與對歷史斷裂的解讀之差異使得他們在解放政治的光譜中占據不同的位置，這些差異所勾勒出對解放不同的想像也是研究的核心關懷。

撰寫研究計畫時除了議題設定的整體性與可行性之外，研究另一個重點是資料收集、分析與彙整。除了一般研究者熟悉資料庫搜尋外，我滿鼓勵積極運用數據化帶來全文檢索的便利。由於文科研究需要大量文字閱讀，而人類記憶力有限，常常時間一久只記得某個片段或某幾個單詞。我認為依賴科技的輔助加上一些搜尋的技巧能夠更高效地幫助文科研究者彙整大量的資訊，並建立一些過去看不到的關聯性，因此在紙本與數位版的選擇上，我近幾年開始嘗試更多電子書的閱讀。周遭一些研究夥伴會抗拒使用電子書籍，理由大多是已經習慣紙本提供的閱讀經驗。我的折衷方法是，以電子書為主，搭配電子墨水屏（E-Ink）閱讀器，同時享有接近紙本不傷眼的閱讀經驗與電子書減碳、不占空間且能全文檢索的便利。當然紙本提供的觸感目前仍無法複製在電子閱讀器上，但從研究的便利性來看，如此搭配的確幫助我提高研究效率。另外，針對一些重要的書籍或文章我也會使用文書軟體做筆記與註釋，並利用超連結的功能在筆記內與筆記之間連結不同作家或作品對某特定議題的陳述（例如，生命、暴力、人民、民主等等）；由於閱讀量會隨著時間增長，加上對議題的了解也會隨著時間改變，筆記每一陣子就會進行修訂，每次修訂補充時會檢視過去的想法並增補新的資訊與連結，這樣的過程雖然耗時費工，但好處是為思考提供一個延異的空間，閱讀後重述與組織的過程不斷重複，長期下來除了記錄自己思想的蛻變外，也建構一個屬於自己的研究資料庫，每過一段時間檢視，當時建立的連結所引發的聯想常常會對研究帶來意想不到的收穫。